

詩集傳通釋

六







詩卷第十一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父動衣反甫予王之爪牙五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賦也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為號酒誥曰圻

父薄違是也作圻古者祈圻畿字通用故此作祈書子

六軍之士也或曰司右虎賁奔之屬也有司右虎賁旅賁

皆奉事王之左右者也故司右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

五兵者屬焉虎賁曰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曰掌執

戈者夾王車此爪牙鳥獸所以為威者也鳥獸用牙以

而告之曰予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

所止居乎此責司馬之辭謂見使從軍也六軍之

禁衛天子之爪牙而使之遠戍所謂轉予於恤也古

人容易出一句便不可及詩人進理深其辭亦難李

○祈父予王之爪士鉅里反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賦也爪士爪牙之士也底至也

○祈父實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口饔

賦也實誠尸主也饔熟食也言不得奉養而使母反主勞

苦之事也○東萊曰民曰越勾踐伐吳有父母者老而無

昆弟者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公獨子無兄弟者歸

養則古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責

司馬之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汝獨不聞乎乃驅吾

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王也

不斥王而責司馬此詩人之忠厚也亦若此山所謂大夫不均之意

祈父三章章四句

止居如此則自其上下兩章言我乃王之爪牙

戎而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如此則是不俸其下之





情其言之序亦先公而後私也不我其上之衛則上  
得以安必休夫下之情則下不忘其死勾踐無忌之  
事其用兵猶有古之遺法  
自秦而下不復如此矣

序以為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為宣王三十九年戰  
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此詩

東萊呂氏曰天子晉諫靈王之詞曰自我先王厲宣  
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

幽厲並數之其詞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  
無所自歟東萊曰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一焉

其有親老而無他兄弟者宿庸之士從征役未章見  
當免征役乃驅之從戎也但今考之詩文未有以見  
其必為宣王耳下篇放此

刺宣王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陽立之維之以永今朝所

謂伊人於焉逍遙

賦也皎皎潔白也以表賢駒馬之未壯者謂賢者

所乘也場圃也圃同地對則異名散則通繫絆其足維繫

其鞫也永夕也伊人指賢者也逍遙遊息也留之貌

○為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故託以其所乘之  
駒食我場苗而繫維之庶幾以永今朝使其人得以於此

逍遙而不去若後人留客而投其轄於井中也陳道海大  
飲餽閉門取客車轄投  
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火郭之維之以永今夕叶祥  
所謂伊人於焉嘉客叶克

賦也養猶苗也葉豆夕猶朝也嘉客猶逍遙也

賢者高節去遠引吾知其不可留矣猶欲繫維其白駒  
以強留之雖一引一夕亦滿吾意好德之君子尊賢之良



心在人自不能低也

○皎皎白駒彼義反然來叶反思爾叶反爾叶反侯叶反逸

豫無期慎爾優游叶反勉爾道思叶反

賦也實然光采之貌也謂其華采也賢人所過

門皆有或以為來之疾也言其來之速也思語詞也爾指

乘駒之賢人也慎勿過也勉毋決也道思猶言去意也○

言此乘白駒者若其肯來則以爾為公以爾為侯而逸樂

無期矣猶言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也謂其高帝遣使召

招橫使來也豈可以過於優游決於道思而終不我顧哉

蓋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縻留之苦而不恤其志之

不得遂也謂此章上四句見其愛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楚俱束其人如玉毋金

玉爾音而有遐心

賦也賢者必去而不可留矣於是歎其乘白駒入空谷束

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也蓋已邈乎其不可親

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故語之曰毋貴重爾之音聲

而有遠我之心也謂其音聲貴重如玉不以

好賢之誠終無已也夫見賢而好之固人之情也至於賢

者已去而眷戀之情猶不已且祝其無貴重其音聲以有

遠我之心焉夫然後見其好賢之誠也

### 白駒四章章六句

○大夫刺宣王也宣王始也任賢使能如申伯山

侯如方叔召虎或如重荊或伐獫狁或不平淮夷至

其晚年急心一生如魏文公之徒諫既不行則小

人乘間而用事矣故觀所父之詩則司馬非其人

賢者而不肯留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  
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賦也穀木名穀善據韻則一從木一從禾旋回復反也○

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託為呼其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則我亦不父於此而將歸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

郎反漢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比也其緩急休戚故也所以相與者以其明足以知

○黃鳥黃鳥無集于相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

與與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比也如矣是以不可與也

中言復我諸兄末言復我諸父人情困苦之極則愈益思其親者焉

黃鳥二章章七句

東萊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今按詩文未見其為宣王之世下篇亦然

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蔽其穽昏姻之故言就爾

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賦也穽惡木也穽而不中穽墨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墻

之父婦之父相謂曰婚姻又曰婦之父為姻婦之父為

謂為畜養也○民適異國依其婚姻而不見收郵故作此



詩言我行於野中依惡木以自蔽於是思昏姻之故而就爾居而爾不我畜也則將復我之邦家矣

○我行其野言采其蓬反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賦也蓬牛蒯類惡菜也今人謂之羊蹄菜

○我行其野言采其蒿音福通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

論語不以富亦祗音以異

賦也蒿當聲去惡菜也特匹也○言爾之不思舊姻而求

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祗以其新而異

於故耳此見詩人責人忠厚之意謂以自常人之情有不

收恤則怨怒形於色辭苛責痛甚无所不至而此詩但言

爾不我畜則復我邦家而已至其末章則又原其情實而

婦之忠厚焉此情性之正而詩

### 我行其野二章章六句

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導民厚矣猶以為未也又

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姻任卹六行教民為其有父母

也故教以孝為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為其有同姓

也故教以睦為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姻為隣里鄉黨

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調相救也故教以恤謂

孝順於父母友和於兄弟睦睦於宗族姻親於外親任信於朋友恤周於隣里鄉黨以為徒教

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為

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嫻不弟不

任不卹之刑焉謂曰鄭氏云制刑之意然不為甲

制刑則謂之不悌使少者不敢陵長也賈氏云此不

悌即六行之友上文言友在睦謂之上專施於兄弟

此變言榮退在睦謂之下兼施於師長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



民乎

原刺宣王也

秩秩斯干叶居幽幽南山叶所如竹苞叶補矣如松茂叶反

矣叶反兄及弟矣叶厚式相好叶反矣無相猶叶反矣叶反

賦也秩秩有序也斯此也干水涯也南山終南之山也

中曰南山在苞叢生而固也猶謀也○此築室既成而燕

飲以落之因歌其事言此室臨水而面山其下之固如竹

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又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無

相謀則頌禱之辭猶所謂聚國族於斯者也宣王

秩秩然整齊之干岸面對幽山幽然深遠之南山言地勢之

壯也其盤基之厚如竹之叢生其結架之密如松之茂盛

言宮室之美也於是頌禱之願其入居此室之後兄弟各

相和好無有相圖者矣古人居成室而落之必有

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

張子曰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輟故恩不能終兄

弟之間各盡己之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君

臣父子朋友之間亦莫不用此道盡已而已愚按此於文

義或未必然然意則善矣問橫渠說不要相孝不好處且如兄

能友弟弟却不能恭其兄兄豈可孝弟之不恭而遂亦不

友如弟能恭其兄兄乃不友其弟為弟者豈可亦因兄之

既不友而遂忘其恭如寇萊公雖倒用印事王文正公謂他

相圖謀言兄弟相疑忌所以祝其相好而无相謀也

或曰猶當作尤似續妣相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反爰居爰處

爰笑爰語賦也似嗣也妣先於祖者協下韻爾或曰謂姜嫄后稷也

詩考之豈謂姜嫄后稷與西南其戶天子之宮其室

之詩考之豈謂姜嫄后稷與



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北者南其戶猶言南東其臥也爰

於也謂其祖妣之業者也西南其戶者幸西南以見

東北也爰笑爰語則所謂歌於斯者也

○約之閣閣椽反之橐橐音風雨攸除直慮烏鼠攸

去君子攸芋音于反叶

賦也約束板也閣閣上下相乘也東板以載也椽築也

橐橐杵聲也除亦去也無風雨烏鼠之害言其上下四旁

皆牢密也芋尊大也君子之所居以為尊且大也此以下

由外而內由垣墻而堂寢次第當然也愚按此章言其

東西墻謂之序室房及夾室謂之墉堂下謂之室謂之墻

○如鼓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

君子攸躋音子西反

賦也鼓竦立也如鼓如翼敬也棘急也矢行緩則

枉急則直也革變翬雉音五也皆備成章曰翬躋升也○

言其大勢嚴正如人之竦立而其恭翼翼也其廉隅整飭

如矢之急而直也其棟宇峻起如鳥之警而革也其簷阿

華采而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覆以瓦而加丹牖有

文采而勢蓋其堂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升以聽事也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音噲噲會

反音噲噲會其宜君子攸寧

賦也殖殖平正也庭宮寢之前庭也謂之庭庭三堂之深

覺高大而直也楹柱也噲噲快快也正向明之處也噉

噉深廣之貌真與突要之間也噉噉其真備也噉噉其真

則知噉噉其正是明也噉噉其真備也噉噉其真

室也噉噉其真備也噉噉其真

室也噉噉其真備也噉噉其真



而近東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奧言其室之美如此而

東南隅謂之窔郭氏云窔亦隱闕

○下莞音上葦叶徒後徒乃安斯寢叶于拂子乃寢乃

興乃占我夢叶亦反吉夢維何維熊維羆彼何反維虺

許鬼維蛇市奢反叶干

賦也莞蒲席也竹葦曰葦叶徒後徒西方人呼蒲為莞蒲司

頭高脚猛憨呼淡切多力能拔樹色本草曰熊類大豕

○祝其君安其室居夢兆而有祥亦頌禱之詞也下章放

比盛陳占夢生子之事者謂按此寢而生男女男則出為

君王女子宜人之家

室皆禱頌之詞也

○大泰音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

祥思按熊蛇字

賦也大人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官之長凡卜師卜人龜

皆其官屬也音水熊羆陽物在山疆力壯毅男子之

祥也虺蛇陰物穴處柔弱隱伏女子之祥也○或曰夢之

有占何也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晝之所為夜

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至是以先王建官設屬使之

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占夢注曰天地之會建厭

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占夢注曰陰陽之氣休王前

王音旺夢四日寤夢五日喜夢六日懼夢注云日月星辰謂日月

之五行及合辰所在也正夢无所感動平安自夢噩夢驚愕

而夢思夢寤時所感念之而夢寤寤寤時清之獻士其

而夢喜夢喜悅而夢怒夢怒恨而夢音愕獻士其

惡夢占夢注云獻辭臣之吉夢于王詩云教人乃夢此所獻言

而夢思夢寤時所感念之而夢寤寤寤時清之獻士其



夢也舍讀為釋舍前猶釋菜萌菜始生也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惡其於天人相與之際祭之詳而敬之至矣

然後由之人情性不治畫之所謂密矣惜乎其法之不傳也知竟則其見於夢寐者率多紛紜未與必與天地之氣相流通其間縱有微兆之可驗者亦須汗回隱約必待其既驗而後可知極有未易遽曉者想古之法雖存亦未必能盡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宗祝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

為也以守至正謂山曰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維王瞽矇之更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挾而守至正而已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於牀之裳載弄之璋其泣

嗶嗶華彭反叶朱帝音弗斯皇室家君王通云帝者蔽也賦也半圭曰璋嗶嗶天聲也帝天子純朱諸侯黃朱通云帝者蔽也皇猶嗶嗶也君諸

侯也○寢之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弄之以璋尚其德也言男子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帝煌煌然有室有家為君為王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他計載弄之瓦位反無非無儀叶音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以之罹叶音

賦也裼褻也轉兒被也瓦紡埴也人畫列女傳漆室女手執一物如今銀子樣者意儀善懼愛也○寢之於地卑之也衣之以裼即其用而無加也弄之以瓦習其所有事也

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為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唯酒食是議而無遺

父母之憂則可矣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家人六二順中正婦人之道也婦人居中而主饋者也故曰中饋愚按婦人於事无所敢自遂正位乎內事在饋食之間而



已六二陰爻居陰位則柔順得正居下體之中則得中故其象為无收遂即无非无儀也中饋而其占者能如此則為得正而吉无收遂即唯酒食是議也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審密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記月令）五飯春食麥夏食菽食饌今道不用而母也足以憂也母曰夫婦人之禮云云孟子曰在中饋无收遂詩曰无非无儀以言婦人无禮制之義也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礼而已君子謂子孟母知婦道

斯于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於斯二章願其繼祖妣於斯二章四章五章願其安身於斯六章七章八章九章願其傳子孫於斯則言其宮之寬廣而轉其祖妣之是嗣也二章則言其宮之美而轉其君子所居以尊大也四章則言其室之美而轉其君子所居以聽事也五章則言其室之無遺父母之憂也頌德之辭始於兄弟之和睦而終於兒女之賢善家道之成而論於此者矣

舊說厲王既流于彘宮室圯壞（禮記）厲王出居于彘十四年而宣王立

今亦未有以見其必為是時之詩也或曰儀禮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恐即此詩然亦未有明證（禮記）昭公二十五年宋元公射儀曰乃管新宮二終李宝此所筆素或謂即斯于詩則此詩非宣王之詩矣

**言于考室也**（禮記）考室也（禮記）考室也（禮記）考室也

誰謂爾無羊二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禮記）爾而純爾羊來思其角濈濈（莊）立爾牛來思其耳濕濕（始）立賦也黃牛黑唇曰犉羊以二百為羣其羣不可數也牛之犉者九十非犉者尚多也



黑皆為軸黑音為黑亦各以其數也皆音軸音軸音而動其耳濕濕然復出嚙之也王氏曰濕濕和也羊以

善觸為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濕濕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義所謂大夫袒而毛牛尚耳○此

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眾多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阿唐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阿反素多何筮或負其篋音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律反

賦也訛動何揭音也也義筮所以備雨三十維物齊其色而別之凡為色三十也○言牛羊無驚畏或寢或訛者以生養蕃息至於其色無所不備而於用無所不有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之承以雌以雄反爾羊來思於於競競不騫不崩靡之以肱畢夾既升

賦也產曰薪細曰蒸雌雄禽獸也矜矜競競堅強也騫虧也崩羣疾也堅強也不騫不崩言羊得其性而無羸也言羊而不言牛者羊善羸敗則牛可知矣羸者羊死也為其甚要術曰羊有疾相汗徐鉉曰羊以肱臂也既盡也瘦為病故羸從羊詩曰不騫為是故也

升入牢也○言牧人有餘力則取薪蒸搏禽獸其羊亦馴擾從人不假筆楚但以手麾之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旒音維維縮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旒尼旒維旗矣室家溱溱賦也占夢之說未詳溱溱衆也或曰衆謂人也旒郊野所



建統人少。獺州里所建統人多。周禮大司馬曰郊野載蓋

人不知魚之多。獺所統不如獺所統之衆。故夢人乃是魚

則為豐年。獺乃是獺則為人衆。陰陽和則魚衆多

梁聖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皆化而為魚如過旱乾水

不及故岸則其子為日暴乃生飛蝗故說者以為陰陽和

則魚多豐年夢魚或然也

詩之語以終之宣王承繼雖謙之後所願者年豐民庶

故就故事於夢以頌禱之耳

占夢之事他日曰以斯干無羊之卒章觀之所願乎

上者子孫昌盛所願乎下者

歲數民庶皆不願乎其外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其人之盛衰故奉牲以告曰博碩

肥脂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備膺成有也於是民和而

神降之福此博碩之詞所以詩及於牛羊之衆多牧人

之安逸以見民物富庶之效也斯干

無羊之夢皆自是設辭非果有是事

宣王考牧也。

節音截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叶側憂

下同

心如惓反藍不敢戲談國既卒子律斬叶側何用不監反

反與也節高峻貌大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尹大

師尹氏也大師三公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

羊子以為譏世卿者即此也隱公二年公羊傳曰其孫尹

子孫也言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尹氏也

春秋後又書尹氏立王子朝尹氏之為世卿其來甚久

具俱瞻視惓惓卒終斬絕監視也。○此詩家父甫所作刺

王用尹氏以致亂言節彼南山則維石巖巖矣赫赫師尹

則民具爾瞻矣而其所為不善使人憂心如火燔灼又畏

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則國既終斬絕矣汝何用而不察哉

面對終南山故以所見起興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於何反赫赫師尹不平謂何



天方薦

反

才何

喪

反

亂弘

多民言無嘉

何反

替

反

替

七感

莫懲

嗟

反

興也有實其猗未詳其義傳曰實滿猗長也箋云猗倚也

言草木滿其旁倚之畎谷也或以為草木之實猗猗然皆

不甚通與與有實其倚先生以為諸說皆不甚通者蓋

如說似可通故蘇氏亦云草木山之實也山之生物平均

平之意相近矣與與以左傳我落其實與衛風薦苕通重

直用也瘥病弘大惜曾懲創也○節然南山則有實其猗

矣赫赫師尹而不平其心則謂之何哉蘇氏曰為政者不

平其心則下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

之以喪去去亂人怨而謗讟徒徒谷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

嗟求所以自改之也

○尹氏大音音師維周之區都都烈反反葉國之均四方是

維天子是毗反反尸俾民不迷不馬昊天不宜空我師霜霜

夷賦也氏氏本均平均均本當從金如所謂泥之在均者不知鈞

車盤是也蓋運得愈急則其成器愈快曰秉國之維持毗

均只是此義今訓平者此物亦惟平乃能運也

輔弼愍空窮師眾也○言尹氏大師維周之氏京京室以大

族為氏朝廷以尊官為氏氏者安危存而而秉國之均則是

亡所出也尹氏大族也大師尊官也

宜有以維持四方毗輔天子而使民不迷乃其職也今乃

不平其心而既不見愍弼於昊天矣則不宜久在其位使

天降禍亂而我眾并及空窮也空空我師如空其

類類將滅矣甚甚言之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所所弗問弗仕下下同勿罔君

勿勿罔君



子叶獎里反式夷式已叶養無小人殆叶養瑣瑣素火姻亞則無

臚武音仕

賦也仕事罔欺也君子指王也夷平已止退也孟子所謂

士師不能治事則始危也瑣瑣小貌壻之父曰姻兩壻相

謂曰亞一人娶妹相亞次也臚厚也○言王委政於尹

氏尹氏又委政於姻亞之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

欺其君也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

弗問弗事則豈可以罔君子哉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

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瑣瑣

姻亞而必皆臚仕則小人進矣自古小人其初只是他自

來一齊不好了如尹氏大師却只是他一個○昊天不僖不好到那瑣瑣姻亞是幾箇人不好了降此鞠九六訥音凶昊天不惠降此大

矣君子如屆音戒反俾民心闕古穴反叶君子如夷惡

鳥路怒是違反

賦也傭均鞠窮訥亂矣垂屆至闕息違遠也○昊天不均

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垂矣之變師尹之禍

而歸之於天曰降此鞠訥降此也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

大矣謂天生小人以禍天下也而已君子無所苟而用其至則必躬必親而民之亂心息

矣君子無所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已而民之惡怒遠矣

傷王與尹氏之不能也夫為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

詩人以為天實為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抑有以

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焉後皆放此

其所以銷去之者亦在夫人而已矣故君子如屆俾民心

言人者天人一理人心悅則天意解矣先生發明有以是

言人者天人一理人心悅則天意解矣先生發明有以是



君臣隱諱之義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之說先儒所不及  
施之變雅刺詩皆可通也國語此詩後章言不弔不平正  
月言天之仇我天大是移十月之交言天命不弔雨无正  
言降喪疾威小旻言旻天疾威小弁言天之生我我辰安  
在巧言言昊天已威昊天泰憮以及變大雅板言上帝板  
板天之方難方蹶方虐方濟蕩言疾威上帝天降滔德  
印言不惠而降厲召旻言疾威而降喪皆与此章  
言天之意同一致者其詩人之情性有同然者歟

○不弔昊天叶鐵反亂靡有定叶唐式月斯生叶桑俾民

不寧憂心如醒音呈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叶諸卒勞百姓

叶桑 經反

賦也酒病曰醒成平卒終也○蘇氏曰天不之恤故亂未

有所止而禍患與歲月增長上聲君子憂之曰誰秉國成者

國語曰憂心如醒猶黍離言中心如醉也乃不自為政而

以付之姻婭之小人其卒使民為去聲之受其勞弊以至此

也

詩經卷十一 十五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反蹙蹙反靡所騁反領

賦也項大也蹙蹙縮小之貌○言駕四牡而四牡項領可

以騁矣而視四方則皆昏亂蹙蹙然無可往之所亦將何

所騁哉東萊呂氏曰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以無可往之

地也國語曰家父駕此四牡其四牡大鎮非不肥壯然視

出亂則若見天地之袂如唐人詩云出門即有碍誰謂

○方茂爾惡相息亮爾予矣既夷既懌如相市由疇矣

賦也茂盛相視懌說也○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予

戟如欲戰鬪及既夷平悅懌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疇

酢不以為怪也蓋小人之性無常而習於鬪亂其喜怒之

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無所適而可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芳服怨其正叶諸

反



賦也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我王亦不得寧矣然尹氏猶不自懲創其心乃反怨人之正已者則其為惡何時而已哉

曰東萊曰篇將終矣復嘆曰昊天其使尹氏不平乎我王其不得安寧乎今尹氏不懲創其惡覆怨正人之政已若方且報復而未已吾是以憂吾君之不得寧也此憂豈為身哉

曰不懲其心覆怨其正自古小人如禍亂之常態凡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則君子已亂之要術也

○家父音甫作誦叶疾以究王訕式訛爾心以畜反詩六萬

邦叶反

賦也家氏父字周大夫也究窮訛化畜養也○家父自言作為此誦以窮究王政昏亂之所由異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己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

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曰詩人之情不一或

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家父尺忠竭誠不東萊呂氏曰篇

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

氏者則王心之蔽也曰東萊謂篇終矣故窮其亂本

章方說个王字蓋言至此則王亦不得任其責前章雖

當譏尹氏之用小人而不及王然王之所以用尹氏者亦

不能逃其責矣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

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

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

皆得其當矣

節南山十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序以此為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於周為桓王之出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



知其人之同異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今姑闕焉  
可也魯春秋隱公二年三月平王崩而四月尹氏來求車計家父來聘之時上距尹氏之卒才十七年  
恐即此詩之尹氏家父也且此詩刺尹氏為政不平  
而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曰喪亂弘多措莫懲嗟曰  
降此鞠訥降此大戾等語皆似亂亡以後之詞疑此  
後詩也

### 家父刺宣王也

家父見本篇

正政音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

憂心京京叶良反哀我小心瘰癧憂以痒音羊

賦也正月夏之四月謂之正月者以純陽用事為正陽之

月也繁多訛偽將大也京京亦大也瘰癧憂幽憂也痒病也

○此詩亦大夫所作言霜降失節不以其時長養之月也

繁霜肅殺之氣也既使我心憂傷矣而造為姦偽之言以惑羣聽

者又方其大起于下也上下如此則國亡无日矣

曰凡講張為幻以罔上然眾人莫以為憂故我獨憂之以

至於病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瘳音不自我後不自我後叶下好

言自口叶孔五反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賦也瘳病自從秀醜也謂之善則秀惡可知愈愈益甚之

意○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已適丁是時也訛言之人虛偽

反覆言之好醜皆不出於心而但出於口是以我之憂心

益甚而反見侵侮也而已以為非彼以為樂而已以為憂

動與眾違此所以反見侵侮也

○憂心惓惓叶善反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必政其臣僕



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鳥爰止于誰之屋

**賦也**惇惇愛意也無祿猶言不幸爾辜罪并俱也古者以

罪人為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為臣僕箕子所謂商其淪喪

我罔為臣僕是也○言不幸而遭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

臣將俱被囚虜而同為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

忠臣不事二君義士不食周粟所可哀者一出之人不知當從何人而受祿乎曰民指在下之民人則并

言下而如視鳥之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

○瞻彼中林侯新侯蒸之民今方殆視天無夢莫工反叶

莫豈反既克有定靡人弗勝音升有皇上帝伊誰之憎

**興也**中林林中也侯維殆危也夢夢不明也皇大也上帝

天之神也程子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

言瞻彼中林則維新維蒸分明可見也者為蒸甚分明也

詩釋十一

民今方危殆疾痛號訴於天而視天反夢夢然若無意於

分別善惡者然此特值其未定之時耳及其既定則未有

不為天所勝者也夫天豈有所憎而禍之乎福善禍淫亦

自然之理而已申包胥曰人眾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疑

出於此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靈莫之懲召彼故老

訊音信之占夢登反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叶胡陵反

**賦也**山脊曰岡廣平曰陵懲止也故老舊臣也訊問也占

夢官名掌占夢者也具俱也鳥之雌雄相似而難辨者也

凡禽鳥雌雄多以首尾毛色不同○謂山蓋卑

而其實則岡陵之崇也今民之訛言如此矣而王猶安然

莫之止也及其詢之故老訊之占夢則又皆自以為聖人



亦誰能別其言之是非乎。

論曰曰故者舊臣可以決事理微非吉凶者也今也不平心據實而言而但皆自以為為聖人而已耳誰能別其言之果是果非乎

子思言

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

亦叶居謂地蓋厚不敢不踏井亦

維號

音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

賦也局曲也

曲身也踏累足也

虺蜺也虺蜺皆毒螫之蟲也

釋魚云蜺蜺蜺蜺

○言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踏

其所號呼而為此言者又皆有倫理而可考也哀今之人

胡為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

斯局踏之言者非誤也

乃有倫序有脊理謂言曰身在天

○瞻彼阪田

音田有苑其特天之抗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與也阪田崎嶇境音學又之處苑茂盛之貌特特生之

苗也抗動也音抗力謂用力○瞻彼阪田猶有

苑然之特而天之抗我如恐其不我克何哉亦無所歸咎

之詞也夫始而求之以為法則惟恐不我得也及其得之

則又執我堅固如仇讎然終亦莫能用也求之甚艱而



奔之甚易其無常如此言有金匱之名尤用賢之克見既見聖亦非克由聖此之謂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力矣燎詔

反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似自威呼悅之

賦也正政也厲暴惡也火田為燎揚盛也宗周鎬京也褒及太子而威亦滅也○言我心之憂如結者為國政之暴

惡故也燎之方盛之時則寧有能撲而滅之者乎然赫赫然之宗周而一褒姒足以滅之蓋傷之也時宗周末滅以

褒姒詭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或曰此東遷後詩也時宗周已滅矣其言褒姒威之有監戒之意而無

憂懼之情似亦道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詞今亦未

能必其然否也之事竊恐或謠為長且使宗周未滅褒姒方寵則詩人之言未應指斥如是也若以下篇語凄婉方如之語証之彼詞則又微婉雖作於褒姒變盛之時固无據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才再

比也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載車所載也輔如

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可解於之物輸墮也將請

也伯或者之字也○蘇氏曰王為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

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王又不慮難之將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



則無及矣

○無棄爾輔音于爾輔負音于爾輔于爾輔力六反叶夔音于爾輔顧爾僕不輸爾

載加反載音于爾輔絕險音于爾輔曾是不意加反

比也負益也輔所以益輻也夔數顧視也僕將車者也○

此承上章言若能無棄爾輔以益其輻而又數數顧視其

僕則不墮爾所載而踰於絕險若初不以為意者蓋能謹

其初則厥終無難也謂遠故以將車為喻一說王曾不

以是為意乎謂遠故以將車為喻一說王曾不

○魚在于沼叶音灼亦匪克樂音洛潛雖伏矣亦孔之炤

音灼憂心音灼惓惓音灼念國之為虛

比也沼池也炤明易見也○魚在于沼其為生已蹙矣其

潛雖深然亦炤然而易見言禍亂之及無所逃也魚相志

於江湖者也今在池沼非所樂矣喻君子立亂朝亦非所

樂也魚雖藏伏然沼之水淺亦甚炤然易見无所逃於罔

罟之害喻君子雖自斃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交反无冷比志其隣昏姻

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賦也冷比皆合也云旋也與其慙慙然痛也○

言小人得志有旨酒嘉殽以合比其隣里怡懌其昏姻而

我獨憂心至於疾痛也君子困蹙而小人得志

而及哀彼眾人不知危亡可憂而猶有以

酒肴与其鄰里親戚為樂者而我獨憂也昔人有言燕雀

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

將及其此之謂乎羣居飲酒以相樂殆燕雀之類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音灼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於

反是稼音灼獨音灼



賦也。此小貌。藪藪，窶巨陋貌。指王所用之小人也。穀，錄  
天禍採害，皆可備舉也。○此然之小人，既有屋矣，藪藪  
窶陋者，又將有穀矣，而民今獨無祿者，是天禍採喪之耳。  
亦無所歸咎之詞也。亂至於此，富人猶或可勝，惇獨甚矣。  
○此章言其極也。貧富俱受其禍，言其一時  
之虛也。富者之財猶可以勝其求，貧者愈不堪也。○此章言其  
人哀此惇，獨其不忘天。下之情，如此則其私矣。此章言其富  
者自較其輕重，故曰荷矣。富人哀此惇，獨使民至是，蓋甚可  
矣。此孟子所以言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也。

正月十二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後叶莫反。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

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叶於反。

詩經卷十一

卷十一

賦也。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晦朔

之間也。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

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問周天之度，是自然  
是強分曰天，一晝一夜

行一周又過一度，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三百六十五

度，以其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其強謂之始，其每曰之進退

星行，度而巳。○此言日之進退，遂為一度，三百六十五  
日之進退，遂為一度，三百六十五

日之進退，遂為一度，三百六十五日之進退，遂為一度，三百六十五

度之進退，遂為一度，三百六十五日之進退，遂為一度，三百六十五

度之進退，遂為一度，三百六十五日之進退，遂為一度，三百六十五

度之進退，遂為一度，三百六十五日之進退，遂為一度，三百六十五

度之進退，遂為一度，三百六十五日之進退，遂為一度，三百六十五

度之進退，遂為一度，三百六十五日之進退，遂為一度，三百六十五

度之進退，遂為一度，三百六十五日之進退，遂為一度，三百六十五

度之進退，遂為一度，三百六十五日之進退，遂為一度，三百六十五

度之進退，遂為一度，三百六十五日之進退，遂為一度，三百六十五

度之進退，遂為一度，三百六十五日之進退，遂為一度，三百六十五



天道之流左旋其地而順觀之故日月五星亦左旋此洞見  
左旋以於天度而逆取之也儒論天道則皆順而左旋  
之躔家考以月行第十四度分爲三十九分而月又行及其七分  
七者以月行第十四度分爲三十九分而月又行及其七分  
也每分計四百九十六分三厘三毫六忽八微四塵有奇七  
分共計三百四十六分三厘三毫六忽八微四塵有奇七  
奇但先儒以爲日月皆左行於天今以昏旦之則知月中星  
則知日實右行以爲每夜月躔之宿度驗之則知月中星  
若據左行之說推之曰行一日一宿大則一時當行三十  
度有奇假如堯時冬至日在天之虛論於申位日之行當  
日並行起至申時日沒則天之虛論於申位日之行當  
畢宿而張宿昏中矣安得堯典以爲星昴乎今日星昴則  
是昏時日仍躔虛其爲右行而一宿度者可知矣又於  
今冬至日在箕八度而昏中壁驗之亦是一宿度者可知矣  
月之左行一日不及天十二度十分九分度之七則疑是  
行及三百五十一度有奇一時當行二十九度有奇假令  
某日酉時月初出躔某宿計其行至子時當躔本宿之西  
不遠則是一十六度之外矣嘗試驗之而月躔仍在本宿之傍  
十三度有餘者又可知矣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  
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

會日百九十五而日行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  
九日百九十五而日行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  
歲者以九百四十分日行自子年立春至子年立春必歷過  
三百六十分也月行至二日復得子年立春至子年立春必  
三周天之數而與初一日其時合朔所躔之天度交會爲一  
百九十五而日行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  
有奇而周天又與二日會蓋未詳也日一年會方會則月光都  
天一會月天而與二日會蓋未詳也日一年會方會則月光都  
盡而爲晦舒光伏謂之晦及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  
朔爲言舒也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  
而爲望也望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  
也或進在十四日或退在十六日其變也望之無定者日  
由日之十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  
五日也十日也十日也十日也十日也十日也十日也十日也  
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



之食是皆有常度矣

天止如一圓匣赤道是匣子相合在赤道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相

赤道會時日月在黃赤道相

向如一面遮了日故日食月食

實為至明中有間虛其虛至微望時日月與之對

黃道月有九道則食則有薄食之變至於合

不食其交不軌道則食也故驗日食者必以此

入於黃道內外月不行黃道則其餘八道但此

三次經天二十六次出入於黃道惟有一交於

疏云通計一百七十三有餘而有一交於此時方有食然

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

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

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

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

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

實為非常之變矣

侵中國陰道長陽道消人事所感天象示之此日所以

也

不小有同度同道之際行有分數則食者或有分數也

度論之一歲兩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年日食三

交而食者也在乎人

君行事之所感召耳

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

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

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

陰壯之盛也微虧也彼月則宜有時而虧矣此日不宜虧

而今亦虧是亂亡之兆也

之變國之災也國亡則民之受禍烈矣今此下民亦可哀

之甚矣

年六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



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賦也行道也○凡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而以為不用其

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四國無政

不用善人故也昭公七年晉士文伯曰國無如此則

日月之食皆非常矣而以月食為其常日食為不臧者陰

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揜之不可言也三月食

非其常也然比日食則以陽侵陰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

食則無紀焉亦以此爾春秋月食未嘗書豈

○燂燂丁勳震電不寧未令百川沸騰山冢萃嶷

反崩高岸為谷泉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反莫懲

賦也燂燂電光貌震雷也寧安徐也令善日雷雷失序不

善安不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萃崔嵬也高岸崩陷故為谷

深谷填塞故為陵憯曾也○言非但日食而已十月而雷

電山崩水溢亦災異之甚者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而

幽王曾莫之懲也禮記曰十月雷電天道乖矣川沸山崩

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

君而欲止其亂也禮記曰皇極之道不立則咎徵存

○皇父音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側留

子內史蹇俱衛維趣七走馬補反楛音矩維師氏豔音豔

妻音方賦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聚蹇楛皆氏也及伯仲是

欲其改更若不畏懼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詩曰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慎之則吉也

人不知指幽王而曰哀今之人微而婉也董子曰國家將

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

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

君而欲止其亂也禮記曰皇極之道不立則咎徵存

欲其改更若不畏懼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詩曰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慎之則吉也

人不知指幽王而曰哀今之人微而婉也董子曰國家將

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



字之義番樂躡橋單言又聚子以卿士六卿之外更為都

子配之若曾子閔子然故知皆氏卿士六卿之外更為都

官以總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蓋卿之士周禮大宰之屬

有上中下士大宰卿一人宰夫上士八人公羊所謂宰

士周禮元年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為己卿士是也

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何為卿蓋以宰屬而兼總六

官位卑而權重也如前論為都官以總六卿亦位卑而權

重也故詩人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治皆卿也周禮天官

首言之焉人地官大司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膳羞者也夫天官膳

徒卿一人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膳羞者也夫天官膳

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內史中大夫掌爵祿廢置殺

生子奪之法者也春官內史中大夫一趣馬中士掌王馬

之政者也此言中士者謀也師氏亦中大夫掌司朝得

失之事者也地官師氏中大夫一人居虎門之左司王朝

有善道可行者則以詔王美色曰豔豔妻即褒姒也燔燬

也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方處方居其所未變徙也○言所以

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妾讒惑王心於內以為

之主故也此上三章言災異之事下五章言災

其內籠言所以○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叶謨徹我

牆屋田卒汙駢萊叶陵曰予不戕在良禮則然矣叶於

賦也抑發語詞時農隙之時也作勅即就卒盡也汗停水

也萊草穢也是也萊者雜草也田萊多荒是也戕害也○

言皇父不自以為不時欲動我以徙而不與我謀乃遽徹

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汙而高者萊又曰非我戕汝

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燭從已之欲每有與作謀及庶民

三代之君不敢鄙夷其屬



如盤庚遷都登進厥民而告之三代出守此道故詩人曰胡為我作不即我謀○皇父以親寵封於圻內築都邑令邑人居之役之不以其時先毀墻屋而後令遷邑人廢其家業故述其情如此○皇父使民无以為生矣乃曰予不戕虐汝也下供上役禮則當然其不仁甚矣○皇父專恣而害及于民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皇侯多藏○才不怒○遺一老伴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

賦也孔甚聖通明也○故因而識之曰孔聖也都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是也○陽縣今屬河

東山三有事三卿也○皇父封圻內當二卿以比列國也○宣信侯維藏蓄也怒者心不欲而自強之詞有車馬者亦富民也徂往也○言皇父自以為聖而作都則不求賢而但取富人

以為卿又不自強留一人以衛天子但有車馬者則悉與俱往不忠於上而但知貪利以自私也○舊臣者德而不才不能強勉留一老以守我王其不忠甚矣矣平王東遷作文侯之命推原召亂之由亦曰用有耆壽於在厥服西周之亡實始於此使皇父秉政之時能留一老以守我王如周召之師保如仲山甫之保王躬則幽王有焉有冀未至於身辱國亡也皇父之罪莫大於此

○鼫○勉從事不敢告勞無辜護口○鼫○下民之孽○匪降自天○罔噂○沓○背○增職競由人

賦也鼫眾多貌孽災害也噂聚也沓重複也職主競力也

○言鼫勉從皇父之役未嘗敢告勞也猶且無罪而遭讒譏而况敢告勞乎然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為也噂噂沓沓多言以相說而背則相憎專力為此者皆由讒口之人

增職競由人○鼫○勉從事不敢告勞無辜護口○鼫○下民之孽○匪降自天○罔噂○沓○背○增職競由人

賦也鼫眾多貌孽災害也噂聚也沓重複也職主競力也

○言鼫勉從皇父之役未嘗敢告勞也猶且無罪而遭讒譏而况敢告勞乎然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為也噂噂沓沓多言以相說而背則相憎專力為此者皆由讒口之人

賦也鼫眾多貌孽災害也噂聚也沓重複也職主競力也

○言鼫勉從皇父之役未嘗敢告勞也猶且無罪而遭讒譏而况敢告勞乎然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為也噂噂沓沓多言以相說而背則相憎專力為此者皆由讒口之人



耳則憎疾也。用如此。小人在位所以與孽未可歸於天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痲呼滯反四方有美徐面反我獨

居憂民莫不逆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叶直反我不敢傲

我友自逸

**賦也**悠悠憂也里居痲病羨餘逸樂徹均也○當是之時

天下病矣而獨憂我里之甚病且以為四方皆有餘而我

獨憂衆人皆得逸豫而我獨勞者以皇父病之而被禍尤

甚故也然此乃天命之不均吾豈敢不安於所遇而必傲

我友之自逸哉君于不以一身之憂勤為賢亦

之憂勤乃天之所付者如是安之而已不敢效我友之自

逸也其詞甚婉其志堅而不可變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王氏云此詩前三

由於小人而皇父小人之賤也故五六章專言皇父之

怨七章言小人在位天降之災則天變生於人妖也八

**大夫刺幽王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息喪反饑饉其斡反斬伐四國于叶

此無罪淪胥以鋪音烏反天疾威弗慮弗圖舍音赦彼有罪既伏其辜若

通賦也浩浩廣大也昊亦廣大之意駿大德惠也穀不熟曰

饑蔬不熟曰饑疾威猶暴虐也慮圖皆謀也舍置淪陷胥

相鋪徧也○此時饑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

責去者故推本而言昊天不大其惠降此饑饉而殺伐四

國如何昊天曾不思慮圖謀而遽為此乎言天變也元

氣廣大為昊天仁覆閔下為昊天故此章以昊天言不

其德以昊天言其疾威天非有二也蓋亦无所歸咎而各



以義類編彼有罪而饑死則是既伏其辜矣舍之可也此  
怨於天耳無罪者亦相與而陷於死亡則如之何哉

○周宗既滅靡所止矣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夷世三  
事大夫莫肯夙夜叶反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叶反庶曰

式臧覆反出為惡

賦也宗族姓也戾定也正長也周官八職一曰正謂六官

之長皆上大夫也離居蓋以饑饉散去而因以避讒譖之

禍也我不去者自我也勤勞也三事三公也陳壽

以來史云位登三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臧善覆反也

○言將有易姓之禍其兆已見而天變人離又如此易姓

之禍言周宗之滅也天變上章庶幾曰王改而為善乃覆

出為惡而不悛也時王上為天所怒下令為民所

詩經十一

孤立而不懼此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蓄聚其所以亡者

在公之節也莫肯朝夕无尊王之或曰疑此亦東遷後詩

也陳壽曰亦字乃因前正月篇而言耳詩言周宗

東遷之後也

○如何昊天叶鐵同辟言不信叶斯如彼行邁則靡所

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賦也如何昊天呼天而訴之也辟法臻至也凡百君子指

群臣也○言如何乎昊天也法度之言而不聽信則如彼

行往而無所底至也然凡百君子豈可以王之為惡而不

敬其身哉不敬爾身不相畏也不相畏不畏天也君子呼

天而告之曰奈何哉法度之言王終莫肯信者如人恣行

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法度之言聽而行之則

績效隨見有所底止今既不聽法度之言則如猖狂妄行

者亦將何所底至哉常人之情无特操者見王所為如此



則皆從風而靡故戒之曰凡百君子各敬尔身豈可因王之為惡而遽自放逸以棄其身哉人惟一心而已能敬其身則能敬人能敬人則能敬天矣詩人發此意至為深切李者不可不深体而力行之也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

○戒成不退反吐類我誓反登御反思列憐反

惜反日瘁反祖醉凡百君子莫肯用訊反息聽言則答反

諧言則退

賦也戎兵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是也易大壯上六

不能退誓御近侍也國語曰居寢有誓御之箴誓作誓注

云近蓋如漢侍中之官也憐憐憂貌瘁病訊告也○言兵

寇已成而王之為惡不退飢饉已成而王之遷善不遂使

我誓御之臣憂之而慘慘日瘁也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

王者雖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

一有諧言及已則自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

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忽乎

則大言諧言則退八字極臣下落落之態

諧言則退則皆不敬其身者聽言則答面從者也諧言則

退畏罪者也面從者不盡其情畏罪者唯知有己皆不能

敬也誓有習之意自謙之辭也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尺遂維躬是瘁寄矣能言巧

言如流俾躬劇休

賦也出出之也瘁病寄可也○言之忠者當世之所謂不

能言者也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佞人之言當世

所謂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所凝滯而使其

身處於安樂之地蓋亂世昏主惡忠直而好諛佞類如此

詩人所以深歎之也五章言忠佞不分禍福反

上章既責諸臣故此下



兩章則又体其情而言之此章言彼其所以離散而去者蓋亦有不得已者蓋言之忠者則非但出諸口適以病其身至於巧言如流順從而逆者乃使其身得處於休逸之地則彼其所以離散而去者豈得已哉其志亦可哀也已遇按哀哉二字見詩人深歎之意

○維曰于仕里反孔棘且殆叶反云不可使得罪于天

子叶反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叶反

賦也于往棘急殆危也○蘇氏曰人皆曰往仕耳曾不知

仕之急且危也當是之時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狂

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于君而狂道者見怨

于友此仕之所以難也嚴氏曰六章言亂世進退皆有咎

罪於天子不可得罪於公議也孔氏曰朋友之道相切以

善今從君為惡故朋友怨之孔氏曰此章則又言人皆曰

仕其君以言以徇人者則見怨於其友蓋朋友以相切磋

為道若狂直以從君則朋友必見棄絕矣以是言之則當

時之仕又豈易為哉忠言獲罪而巧言處休直道見抑而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叶反鼠思反漏泣血

叶反無言不疾首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賦也爾指離居者鼠思猶言瘼憂也鼠思與瘼憂同○

當是時言之難能而仕之多患如此章六章而言也故

羣臣有去者有居者居者不忍王之無臣已之無徒則告

去者使復還于王都去者不聽而托於無家以拒之至於

憂思泣血孔氏云人淚以因悲聲而出故曰泣血

有無言而不痛疾者蓋其懼禍之深至於如此然所謂無

家者則非其情也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為爾作室者

而今以是辭我哉七章言引去者也

反於下都彼無不從則又言其意切之情為可念者而猶

盡言以詰之而庶其或息爾可謂能盡人之情而又



盡已之志也然則此替御  
御之臣蓋亦非常人矣

雨無正七章一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歐陽公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

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

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闕其所

疑元城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

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雨

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愚按劉說似有理然第一二

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

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替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

刺幽王者亦非是且其為幽王詩亦未有所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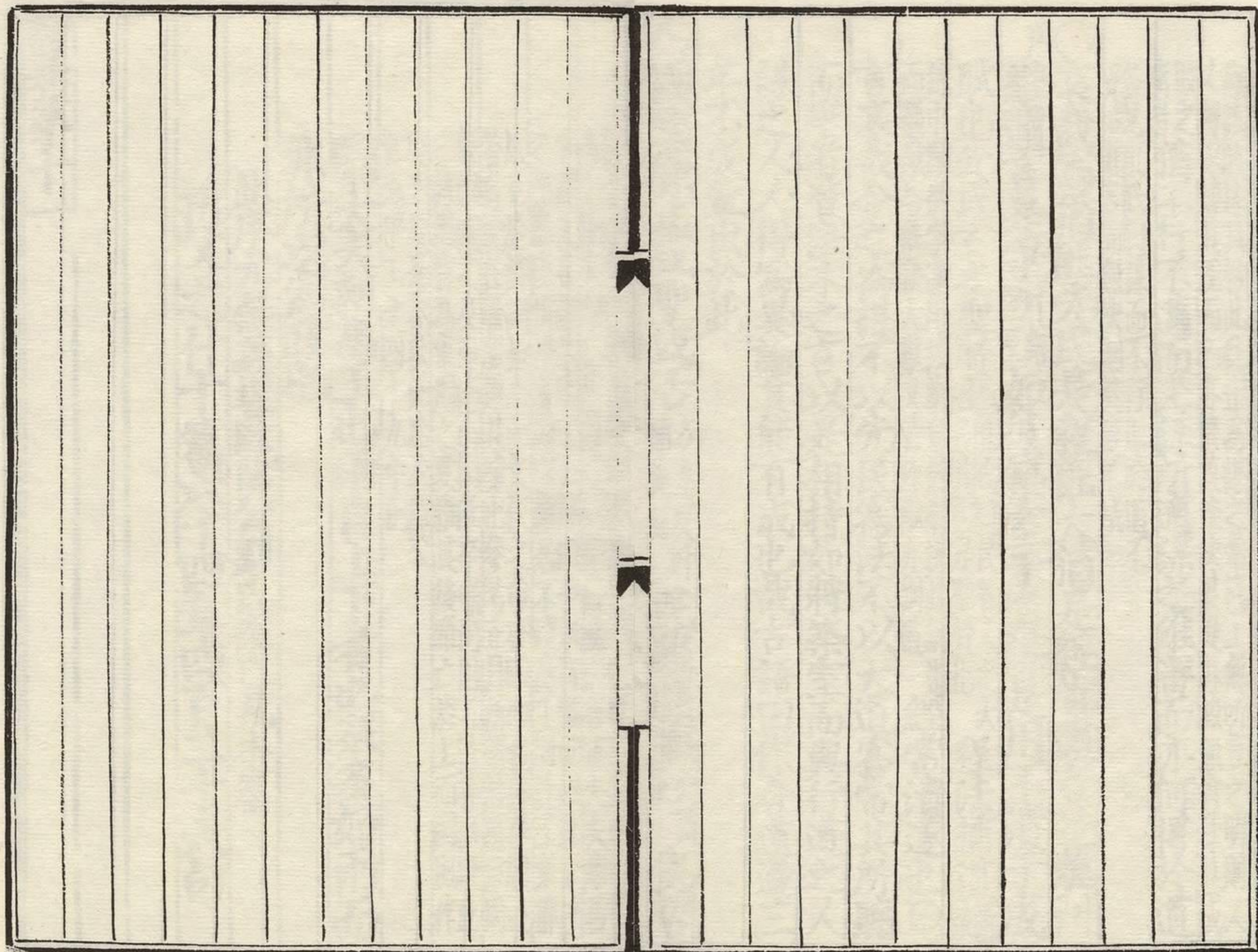
詩之四章言曾我稼穡傷我稼穡  
御之臣矣但二章首言周宗  
卒章又言謂爾于王都曰  
之際羣臣懼勸者因以離居  
故見於詩詞如此而文侯之  
者詩後在厥服則其也參考  
三詩猶皆為東周之變雅其  
於下於是春秋始於隱公  
實為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序**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

此序尤無義理歐陽公劉氏說已見本篇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庭誰敢抗其咎此亂世為謀之常態上無所言之明則人  
人得以肆其說而已亦終莫能決其是非故無肯任其成  
敗之猶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謀之雖審而亦何得於道  
責者路哉 孔氏曰謀而不行則於道不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適言是聽平叶

維適言是爭叶側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賦也先民古之聖賢也孔氏曰民者人之大程法猶道按

詩中賦猶字通用故前章猶訓謀此訓道而微猷與發猷大猷又皆作猷亦訓道

言哀哉今之為謀不以先民為法不以大道為常其所聽

而爭者皆淺末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

謀之人人得為異論其能有成也哉古語曰作舍道邊三

年不成蓋出於此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方九反叶民雖靡盬火吳反或哲

或謀叶莫反或庸或艾音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叶蒲

賦也止定也聖通明也盬大也多也艾與又同治也淪陷

胥相也言國論雖不定然有聖者焉有否者焉民雖不多

然有哲者焉有庸者焉有艾者焉但王不用善

則雖有善者不能自存將如泉流之不反而淪胥以至於

敗矣聖哲謀庸又即洪範五事之德豈作此詩者亦傳箕

子之學也與輔氏曰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豈有

之中有聖與否者焉人民雖不多而有哲謀庸艾者焉但

患王不能用之耳王不能用則雖有是五者之才皆將如

泉流之不能反而相與淪胥於敗故以是戒王庶其能愛護

其心量之無使至于此極也由是觀之則作是詩之大夫

章及第之章則其有得於深長李問之博洽皆可見矣觀此

陳洪範九疇其二為親言視所思之五事貌之德也然而作

思之德睿而作聖其次叙與此不同者彼以

人事發見先後為序此則便文以叶韻耳



○不敢暴虎不敢馮皮水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湯河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叶一如履薄冰

○賦也徒搏曰暴徒涉曰馮如馮几然也戰戰恐也兢兢戒

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衆人之慮不能

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

隱於無形則不知以為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懼及其禍之詞也

小旻六章二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

別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

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

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

○大夫刺幽王也

宛於阮彼鳴鳩胡日飛矣天叶鐵我心憂傷念昔先

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興也宛小貌鳴鳩斑鳩也謂以舊翰羽矣至也明發

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二人父母也○此大夫遭時之亂

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故言彼宛然之小鳥亦翰飛而

至于天矣則我心之憂傷豈能不念昔之先人哉是以明

發不寐而有懷乎父母也言此以為相戒之端兄弟相戒以

免禍則發言而首及於父母者宜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叶筆各敬

爾儀天命不又叶夷

賦也齊肅也聖通明也克勝也富猶甚也又復也○言齊

賦也齊肅也聖通明也克勝也富猶甚也又復也○言齊

賦也齊肅也聖通明也克勝也富猶甚也又復也○言齊



聖之人雖醉猶温恭自持以勝所謂不為酒困也彼昏然而不知者則一於醉而日甚矣於是言各敬謹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時王以酒敗德臣下化之故此兄弟相戒首以為說謂此言時人方位上所相戒而首及於此者亦宜也昏亂於酒則必自喪其威儀故相戒各自敬謹我身之威儀天命不又蓋言不可恃天命之常如此會有禍亂生也人能敬我身之威儀則能敬天矣天宜在外哉此義精矣。王公同戒以各敬爾儀并戒其君臣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此之螟音蛉音零有子螺音嘉

螺音嘉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謂又曰螟蠃即細腰蜂。本草注曰雖名土蜂不就土中為窩謂纏土作房耳細腰物无雌皆

也○中原有菽則庶民采之矣以興善道人皆可行也螟蛉有子則螺蠃負之以興不似者可教而似也教誨爾子則用善而似之可也善也似也終上文兩句所與而言也戒之以不惟獨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使為善也謂人皆可行

○題反大計彼脊令音零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葉反

興也題視也脊令飛則鳴行則搖載則而汝忝辱也○祝彼脊令則且飛而且鳴矣我既日斯邁則汝亦月斯征矣言當各務努力不可暇逸取禍恐不及相救恤也夙興夜寐各求無辱於父母而已謂此日以脊令之載飛載鳴與兄弟之各有所進之道雖或不



同然俱求無忝辱於父母可也先生嘗因人讀詩而務決  
不子細戒之曰今人看文字敏底一揭開便曉但於意  
味却不曾得而今便只管看時也只是恁地但百遍自是  
強五十遍時二百遍自是強一百遍時題彼脊令載飛載  
鳥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這箇看時  
也只是恁地但裏面意思却有說不得底解不得底意思  
却在說不得底意思裏面

○交交桑扈音率率場啄粟哀我填都田寡宜岸宜獄握

粟出下自何能穀

興也交交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俗呼青猪肉食不食粟

有文章曰淮南子云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與瘖同病也

岸亦獄也韓詩作犴犴字書犴一作野大所

寡不宜岸獄今則宜岸宜獄矣言王不郵鯨寡喜陷之於

刑辟也然不可不求所以自善之道故握持其粟出而下

之曰何自而能善乎言握粟以見其貧窶之甚窶如足而

猶不忘所以自善之道然後為君子也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之瑞小心如臨于谷戰戰

兢兢如履薄冰

賦也温温和柔貌如集于木恐隊墜也如臨于谷恐墮也

惴惴曰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曰温温

恭人惴惴小心皆指他人言也戰戰兢兢則自謂也言今

處人則如臨于谷而恐墮也我其可不戰戰兢兢如履薄

冰

### 小宛六章章六句

此詩之詞最為明白而意極懇至說者必欲為刺王

之言故其說穿鑿破碎無理尤甚今悉改定讀者詳



之之敗序謂刺王非矣感念存沒意極懇至每誦之  
今人悲愴 二章言時俗所習以致相戒之意三章則相戒相勉  
以教其子四章則欲各自努力以無遺父母之羞其  
意可謂懇至矣五章則又言王不恤貧困艱寡如我  
之病困孤獨當今之世或不免於羅織之禍故握粟  
出卜以求自善之道六章又言當出賢者尚且疏畏  
如此况我則又當如何哉

序大夫刺幽王也

此詩不為刺王而作但兄弟遭亂畏禍而相戒之

詞耳

弁薄干彼鸞音斯斯葉反歸飛提提是後民莫不教我獨

于雁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興也弁飛指翼貌鸞雅鳥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

鴨音卑又鳥斯語詞也爾雅曰德麥彼提提羣飛安閒之貌

穀善雁憂也○舊說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言弁

彼鸞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于憂則鸞斯之

不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舜號泣于旻天

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爾雅曰怨者怨也

者思慕其親不能忘也。問伊川謂小弁之怨與舜不同

何也曰舜之怨反諸身以求其所未至小弁則自以為無

罪矣此其所以不同也。問此詩只我罪伊何一句與

舜於我何哉之意同至後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君子不

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却與舜不同曰作小弁者自

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而說

何辜于天亦似自以為無罪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知其

相似未可與舜同日語也 無可柰何而安之之詞也

○跋徒歷周道徒鞠為茂草叶此我心憂傷

怒乃焉如擣丁口反假寐求嘆維憂用老叶心

之憂矣反如疾首



興也淑淑平易也周道大道也鞠窮怒思擣春也不脫衣  
冠而寐曰假寐疾猶疾也○踧踖周道則將鞠為茂草矣  
我心憂傷則怒焉如擣矣精神憤耗至於假寐之中而不  
忘永歎憂之之深是以未老而老也疾如疾首則又憂之  
甚矣謂言謂言曰怒焉如擣深悉至痛如有物之擣其心也  
少而髮白故曰維憂用老非特能老人也又能使人病故又繼  
憂用老如疾首則其病甚矣

○維桑與梓叶贊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叶滿  
不屬音屬于毛不離于裏夫之生我我辰安在叶此

興也桑梓一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墻下以遺子孫給蠶  
食具器用者也愚謂古者一夫受五畝宅二畝半在邑二  
畝半在田四圍墻下植木桑以給蠶食梓  
以具器用然此民居之  
制也蓋託以起興耳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屬

連也毛膚體之餘氣未屬也離麗也裏心腹也辰猶時也

○言桑梓父母所植尚且必加恭敬况父母至尊至親宜  
莫不瞻依也謂言謂言曰桑梓父母所植以遺子孫見其樹  
也敬其桑梓豈則思其人思其人則愛其樹所以必恭必敬  
敢忘其父母乎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屬于父母之毛

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謂言謂言曰太子為父所愛尔并  
言母者以人皆有父母之恩

故傳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時不善哉何不祥  
至是也謂言謂言曰父母不我愛求其說而不可得於是歸  
之於天曰不知天生我之時我之日月星辰果在  
何處吉於凶於不可得而知也韓文公詩子生之  
辰月宿南斗牛畜其角箕張其口即生辰所在也

○覯彼柳斯鳴蜩嘒嘒音條音嘒音有漙漙音者淵漙音

矣不遑假寐字計譬彼舟流不知所戒音戒叶心之憂

興也覯茂盛貌蜩蟬也嘒嘒聲也漙漙衆也魚至



遑暇也。○遂彼柳斯則鳴蜩嘒嘒矣。有灌者淵則萑葦淠淠矣。今我獨見棄逐如舟之流于水中不知其何所至乎。  
舟流者傷廉而无所止也。所謂若窮人无所歸也。○見物之大者无所不容。以與今王乃不能容其子使如舟之流於水。是以憂之之深。昔猶假寐而今不暇中而无所屆何哉。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其宜雉之朝雝古且尚求其雌也。  
叶千。譬彼壞胡罪。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寧猶何也。○鹿斯之奔則足伎伎然雉之朝雝亦知求其雌配匹。無不自思於其親者。今王獨奔其子何哉。今我獨見棄逐如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是以憂之而人莫之知也。

也。猶如病木之悴而無枝何哉。其意又切於前章矣。

○相息亮彼投兔尚或先蘇蕭反叶之行有死人尚或

瑾音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音之

興也。相視投奔行道瑾埋秉執隕隊也。○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兔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道有死人尚或有哀其暴露而埋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心焉。今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投兔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也。

○君子信讒如或疇市由反叶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

伐木掎寄彼反叶矣。折薪地勸氏反叶矣。舍音彼有罪予之佗吐賀反叶矣。  
賦而興也。疇報惠愛舒緩究察也。掎倚也。以物倚其巔也。地隨其理也。佗加也。○言王惟讒是聽如受疇辭得即飲



之得夫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伐木者尚倚其  
巔折薪者尚隨其理皆不妄挫折之今乃捨彼有罪之諂  
人而加我以非其罪嘗伐木折薪之不若也此則興也

○莫高匪山叶所莫浚蘇後匪泉君子無易夷政由言

耳屬音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違恤我後

賦而比也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

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于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

生讒諂也問此四句莫是以上兩句與下兩句耶曰此只

可易而言亦恐有人間之也王無輕發言小人

背如何耳王於是卒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故告之曰

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違恤我後蓋比詞也

東萊呂氏

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

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搗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

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

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也

始終言之申后之黜宜曰之豕雖主於褒姒伯服之謫意

者幽王之昏暴必先嘗此意於言語之間故其左右得

以附會而成之自古如是多矣東萊先生以為推本其亂

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者是也無逝我梁以下四句則事

已後絕

小弁八章章八句

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曰後得褒姒而感之生子伯

服信其讒黜申后遂宜曰而宜曰作此以自然也序

以為太子之傳述太子之情以為是詩不知其何所



據也傳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

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固謂執滯不通有人

於此越人閔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

也其兄閔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

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親親之心固矣夫高

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

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

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

不孝也磯水激石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

十而慕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

謂而疏怨慕天是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心當

為喻以見其為親親者焉凱風之作則以母氏不安

于室而已七子引罪自責以為使母之不安則已之

故碎氣不迫蓋与小弁異也當小弁之事而怨慕不

形則是激於情而莫適也此則皆失親親之義故皆以

不孝斷之於是率舜之孝以為法焉高子徒見小弁

而怨遂以為小人之詩不即其事

而休其親親之心亦可謂固矣

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

此詩明白為放子之作無疑但未以見其必為

宜曰耳序文以為宜白之傳尤不知其所據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子餘無罪無辜亂如此憮火吳昊

天已威叶紆反予慎無罪叶音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賦也悠悠遠大之貌且語詞憮大也已泰皆甚也慎審也

○大夫傷於讒無所控告而訴之於天曰悠悠昊天為人之父母胡為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之感也甚矣我審無罪也昊天之感甚大矣我審無辜也此自誣



而求免之詞也爾雅曰首章

○亂之初生爾雅曰首章始既涵音亂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

子如怒五叶亂庶遄音專沮音慈君子如社音耻亂庶遄

已

賦也借始不信之端也不信也爾雅曰借涵容受也君子指王也

遄疾沮止也社猶喜也○言亂之所以生者由讒人以不

信之言始入而王涵容不察其真偽也亂之又生者則既

信其讒言而用之矣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

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則亂庶幾遄已矣

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益病也蘇

氏曰小人為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

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

成爾雅曰白次章言亂生於讒讒生於優柔不斷所謂懷狐

今忠謫不分是以邪正渾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也

○君子屢盟即反謨亂是用長叶反君子信盜亂是

用暴叶反盜言孔甘亂是用飲音飲匪其止共音共維王之印其暴

賦也屢數朔也盟邦國有疑則殺牲較要血告神以相要

腰束也周禮司盟註曰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

春秋傳如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盜指讒人也爾雅曰

盟蓋盟者生於君子臣相疑而致也盜指讒人也爾雅曰

如穿箭之盜然飲進印病也○言君子不能已亂而屢

盟以相要則亂是用長矣君子不能已亂而屢

以為虐則亂是用暴矣讒言之美如食之甘使人嗜之而

不厭則亂是用進矣爾雅曰讒言爾雅曰讒言爾雅曰讒言爾雅曰

之爾雅曰讒言爾雅曰讒言爾雅曰讒言爾雅曰讒言爾雅曰

孔甘之言豈不為亂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為



王之病而已夫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  
維其言之甘而悅焉則其國豈不殆哉亂也

上三章先刺聽者  
下三章則專刺謔人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

予忖反七度鐸音之躍躍他歷反斃士咸反兔遇犬獲叶黃反

與而比也奕奕大也秩秩序也猷道莫定也躍躍跳疾貌

斃殺也○奕奕寢廟則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則聖人莫之

以與他人有心則予得而忖度之詩人所見極大如此章  
本意只是惡巧言謔者

之人却以奕奕寢廟秩秩大猷起與便見其所見極大形  
於言者無非義理之極致也

澤未泯禮義根於其心故其  
形於言者自無非義理也

比焉反覆與比以見讒人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也

謂以言躍躍有跳梁之意讒者方且跳梁恣事以害  
人自謂人莫得而知已也一日遇智者臨之則其情偽顯

露有不可得而隱者誠有似乎斃兔之躍躍而忽遇  
犬焉則無所此矣

○荏苒其甚染柔木君子樹之上之往來行言心為數所

反之蛇蛇反以支碩言出自口叶好矣巧言如簧顏之厚

叶胡矣

與也荏染柔貌柔木桐梓之屬可用者也行言行道之言

也數辨也蛇蛇安舒也碩大也謂善言也顏厚者頑不知

耻也○荏染柔木則君子樹之矣往來行言則心能辨之

矣若善言出於口者宜也巧言如簧則豈可出於口哉言

之徒可羞愧而彼顏之厚不知以為耻也孟子曰為機變

之巧者無所用耻焉其斯人之謂與可人聽如笙簧然使

其知懼則不為矣

章言謔人出言無耻也

○彼何人斯若河之漦音無拳音權無勇職為亂階叶反

漦音無拳音權



既微且市勇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音紀叶

賦也何人斥讒人也此必有所指矣賤而惡之故為不知

其姓名而曰何人也斯語辭水草交謂之康音同孟諸

之康是也音同孟諸拳力階梯也音同孟諸解限音同孟諸場音同孟諸為微腫足為墟音同孟諸

音同孟諸○言此讒人居下濕之

地雖無拳勇可以為亂而讒口交關專為亂之階梯又有

微墟之疾亦何能勇哉而為讒謀則大且多如此是必有

助之者也然其所與居之徒眾幾何人哉言亦不能甚多

也音同孟諸且言其本亦易驅除特王不悟曰者是也四章

辨謬人之本不難除也  
巧言三章章八句

以五章巧言二字名篇

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叶居胡逝我梁不入我門叶眉伊

誰云從維暴之云

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甚艱險也我舊說以為

蘇公也暴暴公也皆畿內諸侯也○舊說暴公為卿士而

譜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之然不欲直斥暴公故但指其

從行者而言彼何人者其心甚險胡為往我之梁音同孟諸

也夫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譜已也明矣但舊

說於詩無明文可考未敢信其必然耳音同孟諸其心孔艱責之也

而不為已甚之辭胡逝我梁不入我門疑之也而猶有望

之之意伊誰云從維維暴之云始明言之而其情既不得而



道然亦無忿懣之辭也可謂忠厚矣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果胡逝我梁不入喧我始者不如全云不我可

**賦也**二人暴公與其徒也喧弔失位也○言一人相從而行不知誰譖已而禍之乎既使我得罪矣而其逝我梁也又不入而喧我汝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為可乎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不畏于天因

**賦也**陳堂塗也堂下至門之徑也其南接門內雷也○在我之陳則又近矣聞其聲而不見其身言其蹤迹之說祕也不愧于人則以人為可欺也天不可欺女獨不畏于

天乎奈何其譖我也實而言之又以其蹤迹之說入見我是不見其身故因其數而天其可數乎亦獨不畏于天而謂我如是也古人責胡不相畏不畏于天亦意也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叶胡不自北胡不自南叶

**賦也**飄風暴風也攪擾亂也○言其往來之疾若飄風然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值也今則逝我之梁則適所以擾亂我心而已

○爾之安行亦不違舍叶爾之亟力行違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况于

**賦也**安徐違暇舍息亟疾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也易曰盱豫海豫六二爻本義曰盱上視也陰不也止而近於三



都賦云盱衡而謗是也

魏都賦云魏國先生

大視也眉上曰衡

○言爾平時徐行猶不暇息而况速行

則何暇脂其車哉今脂其車則非亟也乃託以亟行而不入見我則非其情矣何不一來見我如何使我望汝之切乎

○爾還而入我心易

以政反叶

也還而不入不難知也

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賦也還反易說祇安也○言爾之往也既不入我門矣僕

還而入則我心猶庶乎其說也還而不入則爾之心我不可得而知矣何不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

人愧不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諳矣

○伯氏吹壎

九表

仲氏吹箎

音池

乃爾如貫諒不我知出

此三物以詛

則助

爾斯

叶先

賦也伯仲兄弟也俱為王臣則有兄弟之義矣樂器土曰

壎大如鵝子鏡上平底似稱

去聲鍾六孔

分凡八孔橫吹之如貫如繩之貫物也言相連屬也諒

誠也三物犬豕雞也刺其血以詛盟也

鄭莊公出犬雞

氏吹箎言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和也與汝如物之在貫

○伯氏吹壎而仲

誠不我知則出此三物以詛之可也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醜

面目視人罔極作



此好歌以極反側

賦也。賦，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賦，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弩，其角端曲如上弩。面見人以氣為矢。因水勢以射人。俗呼水弩。鵝能食之。面見人之貌也好善也。反側，反覆不正直也。○言汝為鬼為蜮，則不可得而見矣。女乃人也。醜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豈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歌，以究極爾反側之心也。好歌者有欲其悔悟之心焉。爾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上篇先刺聽者，此篇專責讒人耳。王氏曰：暴公不忠於君，不義於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絕之，然其絕之也不斥暴公言

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諳也。示以所疑而已。既絕之矣，而猶告以壹者之來，俾我祇也。蓋君子之處已也，忠其遇人也。怨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為已甚。豈若小丈夫然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唯恐其復合也。

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鄉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鄭氏曰：暴，蘇皆畿內國名。左傳云：蘇忿生，溫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世本云：暴辛公作墳。蘇成公作篋。譖周古史考云：古有墳篋尚矣。周幽王時，二公特善其事。自今按書有司寇蘇公。春秋傳有蘇忿生。戰國及漢時有人姓暴，則固應有此二



人矣。但此詩中只有暴字而無公字及蘇公字不知序何所據而得此事也。世本說尤紕繆。熊周又從而傳會之。不知道所以章其謬耳。此詩言伯氏吹埙仲氏吹篪遂為此說皆求詩之過也本古中書見

羹七西方斐字匪方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音甚

比也。羹斐小文之貌。貝水中介蟲也。有文彩似錦。貝故知為貝之文其文彩之異小大之殊甚眾古者貨貝是也。謂之貝。貝皆用故。謂之貝。貝皆用故。

○時有遭讒而被官刑為巷伯者。作此詩。言因羹斐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貝錦。以

比譖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彼為是者亦已大其矣。

○哆昌者。号侈尺是号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下無止反下

同與謀叶模比也。哆侈微張之貌。南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星也。以其常見於南方。故謂南箕。其踵狹而舌廣。則大張矣。適主也。誰適與謀。言其謀之闕也。

○緝緝七立翩翩音篇叶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叶斯

賦也。緝緝口舌聲。或曰緝緝人之罪也。或曰有條理貌。皆通翩翩往來貌。緝緝出來輕飄翩翩然如鳥之飛相与輕而巳。營謀為善。譖人者自以為得意矣。然不悔爾言聽者有時而悟且將以爾為不信矣。

○捷捷叶謀欲譖言且不可受既其女叶

捷捷叶謀欲譖言且不可受既其女叶

捷捷叶謀欲譖言且不可受既其女叶



遷

賦也捷捷聲血平儂聲利貌幡幡反覆貌王氏曰上好諧則固

將受女然好諧不已則遇諧之禍亦既遷而及女矣嚴氏曰

其禍將及及故能諧曾氏曰上章及此皆忠告之詞謂

爾言也謂亦不信自諧者而言也豈不尔受既其女謂

聽者而言也皆所必至之理故以之忠告於為諧者無乎

○驕人好好勞人勞人草草蒼天蒼天叶銑視彼驕人矜此

勞人

賦也好好樂也草草憂也驕人諧行而得意勞人遇諧而

失度其狀如此明天所告而告之於天也爾曰視彼

驕人無乎有以抑遏沮止之也此勞人無乎有以扶持安之也

○彼諧人者叶誰適與謀叶取彼諧人投畀豺豕

反候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叶反投畀有吳叶

賦也再言彼諧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之故重言之也或

曰衍去文也投畀也謂以日對北北方寒涼不毛之地也

設投棄人於彼使凍餓之也不食不受言譏諧之人

物所共惡也吳昊天也投畀昊天使制其罪○此皆設言

以見欲其死亡之甚故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謂

虎以殺為性則宜無所不食有北以載為德則宜無不受

者今曰不食不受且付昊天使制其罪則惡之甚也謂

亦甚舜之治四凶也謂以崇繼謂人為害至深故詩人疾之

○揚園之道得反於緇于畝叶反寺人孟孺子作為此詩

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興也揚園下地也。猗加也。畝丘高地也。寺人內小臣蓋以

讒被官而為此官也。周禮天官寺人之官凡五人寺人及女宮之戒

孟子其字也。○揚園之道而猗于畝丘以

興賤者之言或有補於君子也。蓋諳始於微者而其漸將

及於大臣也。故作詩使聽而謹之也。**劉氏曰**其後王后太

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謂諳始於微者進而嘗之

而心益大未流之禍豈止及其大臣而已哉。雖王后太子

或有所不免故即上必折其等辨於微小可也。然非明且

密者不能焉。謂諳始於微者進而嘗之

臣傷於讒如寺人孟孫子則上下其得以弟乎。謂諳始於微者進而嘗之

言蓋從小序以此為幽王時詩也。集傳既引其

說而未嘗明言其為幽王詩讀當自得之。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

六句。謂諳言之禍言何人斯巷伯三篇其末

巷是宮內道名秦漢所謂永巷是也。謂諳言之禍言何人斯巷伯三篇其末

之長巷幽閉宮女之有罪者武帝時改伯長也主宮

為掖廷周宣王姜后嘗待罪永巷是也

內道官之長即寺人也。故以名篇。謂諳言之禍言何人斯巷伯三篇其末

其官為寺人而職掌班固司馬遷贊云迹其所以自

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諳而遭

刑也。而楊氏曰寺人內侍之微者出入於王之左右

親近於王而日見之宜無間之可伺矣。今也亦傷於

讒則疎遠者可知。故其詩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使

在位知戒也。其說不同然亦有理姑存於此云

**序**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位勇將懼維子與女音將安

將樂音洛女轉音如演

興也習習和調貌谷風東風也將且也恐懼謂危難憂



之時也。○此朋友相怨之詩。故言習習谷風。則維風及雨。

矣。將恐將懼。則維予與女。奈何將安將樂。而女轉棄予哉。

○習習谷風。維風及顛。葉雷將恐將懼。實其之鼓。予于懷。

叶胡將安將樂。棄予如遺。叶夷

興也。頽風之焚輪者也。叶上下曰頽。實與置同。置于懷。親

之也。如遺。忘去而不復存省也。叶上人若將加諸膝。棄予如遺。

是退人共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叶回無草不死。無木不萎。

叶於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叶韻

比也。崔嵬。山巔也。○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則風之所被者。

廣然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况於朋友。豈可以忘大

德而思小怨乎。或曰興也。叶韻大德謂朋友之義。出於人

者忘大德。思小怨。必是當時人有如此實事。故未章因風

以爲此而明言之。以戒其不可如是也。或以爲興者。拘於

例耳。然不若以

爲此之是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叶韻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藜藜者莪。叶五匪莪伊蒿。叶毛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比也。藜。藜也。叶上大藜。莪。美菜也。蒿。賤草也。叶韻我羅蒿也。

管子云。嘉穀不生。而蓬蒿蒺藜秀。○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

言昔謂之莪。而今非莪也。特蒿而已。以比父母生我。以爲

美材。可賴以終其身。而今乃不得其養。以死。於是乃言父

母生我之劬勞。而重自哀傷也。

○藜藜者莪。匪莪伊蒿。叶韻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叶韻

比也。蔚。牡。蔚也。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胡麻華而紫赤。



八月為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新高高瘁病也

○餅之聲矣維疊之耻鮮息茂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率

反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比也餅小疊大皆酒器也罄盡鮮寡恤憂靡無也○言餅

資於疊而疊資餅猶父母與子相依為命也故餅罄矣乃

疊之耻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疊比子但取其相資

之義而不取義於餅疊之小大也如左傳昭公二十四年

鄭子大叔引此而曰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以餅喻周以

疊喻晉亦不取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死也蓋無父則無

所怙無母則無所恃是以出則中心銜恤入則如無所歸

也情非身覆而親歷之不知其味也

○父兮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皇天罔極

賦也生者本其氣也鞠畜皆養也拊拊循也其驚也則拊

之育覆育也體媪之覆近而愛育之顧旋視也

顧復反覆也能會捨也腹懷抱也之於懷抱謂置罔無極窮

也○言父母之恩如此此章形容父母愛子之

我如地之養物也刺者撫摩其身體察其肥瘠憂其疥癬

也畜者謹其出入察其起居藏之堂與之中不敢縱之

庭之外謹其病疾也長者如南風之長養萬物調和其

身體滋養其血氣日夜望其長大育者如易曰育德孟子

曰教育英才涵養其德性發舒其志氣開導其聰明日夜

望其成人也顧者父母行而現不隨則回顧之也復者見

行而父母不隨則追喚之也腹者懷抱於腹間也父母有

所性將出門懷抱其子而未忍捨父母自外歸既入門懷

抱其子而未肯置人能深思之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

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此章則賦父母之恩

可以為報之意故嘗為之說曰臣之於君其忠有盡子之於親其孝无方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叶音



興也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穀善也○南山烈烈則飄風

發發矣民莫不穀而我獨何為遭此害也哉念親之沒瞻

南山之烈烈感飄風之發發觸目皆悲傷也故嘆民莫

不得以養其父母我獨何為遭此害而不得終養乎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叶分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興也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卒終也言終養也

我獨何為而遭此害也哉我獨何為而不得終養也

哉此兩句最宜玩蓋末後方及其所以不得終養之意

○我獨何為而遭此害也哉我獨何為而不得終養也

○我獨何為而遭此害也哉我獨何為而不得終養也

○我獨何為而遭此害也哉我獨何為而不得終養也

○我獨何為而遭此害也哉我獨何為而不得終養也

○我獨何為而遭此害也哉我獨何為而不得終養也

○我獨何為而遭此害也哉我獨何為而不得終養也

○我獨何為而遭此害也哉我獨何為而不得終養也

○我獨何為而遭此害也哉我獨何為而不得終養也

○我獨何為而遭此害也哉我獨何為而不得終養也

○我獨何為而遭此害也哉我獨何為而不得終養也

○我獨何為而遭此害也哉我獨何為而不得終養也

○我獨何為而遭此害也哉我獨何為而不得終養也

○我獨何為而遭此害也哉我獨何為而不得終養也

○我獨何為而遭此害也哉我獨何為而不得終養也

○我獨何為而遭此害也哉我獨何為而不得終養也

○我獨何為而遭此害也哉我獨何為而不得終養也

○我獨何為而遭此害也哉我獨何為而不得終養也

○我獨何為而遭此害也哉我獨何為而不得終養也

○我獨何為而遭此害也哉我獨何為而不得終養也

○我獨何為而遭此害也哉我獨何為而不得終養也

興也饌滿饌貌殮熟食也禮曰禮棘匕以棘為

匕所以載鼎肉而升之於俎也儀禮特牲注曰匕用棘心

三尺吉禮砥礪石言平也矢言直也君子在位履行小人

下民也瞻反顧也潛涕下貌○序以為東國困於役而傷

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在京師之東言有饌簋殮則有

抹棘匕周道如砥則其直如矢是以君子履之而小人視

焉出涕音

有饌音簋音殮音孫有抹音棘匕必履周道如砥之履其

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叶善瞻音言顧之潛所

焉出涕音

序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

風母不安其室之詩也小弁大子見棄之詩也

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故其外責怨慕哀痛如此苟

不為母所棄不為父所逐不困於行役而得終

養則其歡欣可知矣觀詩者當以此類求之

序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

序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

序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

序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

序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

序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

序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

序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

序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

序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

序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

序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

序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



焉今乃顧之而出渾者則以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也集解以爲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是即指道路而言也然以上四句平直履視之義觀之則又似指周之王道而言豈本意只是指道路而言而其中心亦含此意耶

○小東大東叶都反抒直呂反抽逐音其空叶枯反糾糾葛葛獲可徒影反以覆霜桃桃反公子行彼周行叶戶反既往既來叶六反使我心疚叶加反

賦也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自周視之則諸侯之國皆在東方抒持緯者也按也抽受經者也空盡也桃輕薄不柰勞苦之貌公子諸侯之貴臣也周行大路也疚病也○言東方小大之國抒抽皆已空矣至於以葛覆覆霜而其貴戚之臣奔走往來不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

○有冽音沈沈音泉無浸獲新契契苦計反寤歎哀我叶佐反憚叶佐反人新是獲新尚可載叶節反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詩釋十二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音資反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叶申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叶巢反私人之子百僚是試叶申反賦也東人諸侯之人也職專主也來慰撫也西人京師人

典也冽寒意也側出曰沈泉獲文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尚庶幾也載載以歸也○蘇氏曰新已獲矣而復漬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此章推本其困於役而言之耳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音資反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叶申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叶巢反私人之子百僚是試叶申反賦也東人諸侯之人也職專主也來慰撫也西人京師人



也粲粲鮮盛貌舟人舟楫之人也態態是表言富也私人  
私家皂隸之屬也僚官試用也舟人私人皆西人也○此  
言賦役不均羣小得志也人之逸小人得志禍亂敗壞無復王室之舊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胡犬佩璫音不以其長維  
天有漢監反古亦有光跂反立彼織女終日七襄

賦也翰翰長貌璫璫也漢天河也漢水之

星跂然如隅也七襄未詳傳曰反也箋云駕也駕謂更其  
肆也蓋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一晝一

夜左旋一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間自卯至酉當更七次也  
辛其終始故七即自卯至酉也

皆為經星經星周布與天為體所謂經星一晝夜左旋一  
周天而有餘者即天之旋一周而又過一度者也然周天  
十二次一晝夜十二時則一時當歷一次故終其○言東

人或饋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為漿東人或與之以翰然  
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為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有以監

我國語曰言我民困矣天之雲漢有光亦能下降我民  
而織女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無所赴愬

而言惟天庶乎其恤我耳也然為王者當有以恤之

敢易視而輕用之可也觀禹貢之底慎財賦無逸之惟正  
而饋西人以酒則視之曾不如饋與之以翰然之佩則視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華板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  
啓明叶謨西有長庚叶古有揀天畢載施之行反



賦也。既明星貌。牽牛星名。何故謂之服駕也。箱車

箱也。箱是車內容物之屬。較音用。啓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

紀日而出。故謂之啓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

金星朝在東。所以啓日之明。又在西。所以續日之長。韓詩云。晨出東方為啓明。昏見西方為長庚。

也。蓋金水二星常附日行。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

以金星為言也。金星附日而行。無定在或一在日先

行在日後。則晨見而昏不見。行在日先。則昏見而晨不見。

也。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兔之

畢行行列也。○言彼織女不能成報我之章。牽牛不可以

服我之箱。而啓明長庚天畢者。亦無實用。但施之行列。而

已。織女有織名。且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則反

名而無實光也。國語曰。織女不能為我。織而不成。章

雖有牽牛不能為我。駕車工而輸物。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

日為畫。俾我。營作。雖有天

畢不能為我。掩捕鳥獸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挹

酒漿。維南有箕。載翁翁。許急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賦也。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於南方者。指當

昏見為言也。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文夏秋之間。見南方

也。者。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翁翁。引也。舌下一星也。南斗柄

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且其其種似箕

且有柄。箕四星。二為踵。一為舌。踵。挹而

以。簸。揚。糠。粃。北斗既不可。以。挹。酌。酒。漿。言南箕既不可

此數星皆人間器用之物。而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斗

西。揚。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

若。助。西。人。而。見。困。其。怨。之。詞。也。自維天有漢以

詞。其。意。言。我。譚。人。困。於。供。億。取。資。於。地。者。皆。已。竭。矣。故。取

於。天。又。不。可。得。也。未。言。箕。斗。非。徒。不。可。用。其。反。若。有。所。挹。



斗反苦有所挹取於東是皆怨諷之詞也  
章以下文意奇逆其辭雖若踳踳而意脈實相連屬作此  
詩者非唯怨得正其亦老於文墨者歟

### 大東七章章八句

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  
詩以告病焉

譚大夫未有考不知何據恐或有傳耳

四月維夏

五叶後

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予劬予

叶漢

興也徂往也四月六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已建未之月也

○此亦遭亂自傷之詩言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我先  
祖豈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禍也無所歸咎之詞也

○秋日凄凄

七西

百卉

許貴

具腓

反

亂離

莫音

矣

家語其適歸

興也凄凄涼風也卉草腓初離憂瘼病矣何適之也○秋

日凄凄則百卉具腓矣亂離瘼矣則我將何所適歸乎哉

○冬日烈烈

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興也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穀善也

○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進無

時而息也

息如此說則却似賦體其不

本無美惡惟夫歡樂者遇之

惡况今四月之大夫夏則苦

無一得則傷飄風之孔急是

之言也自古治世少亂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

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興也嘉善侯維廢變无過也○山有嘉卉則維栗與梅矣

興也嘉善侯維廢變无過也○山有嘉卉則維栗與梅矣

○相息亮彼泉水載清載濁叶殊反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興也相視載則構合也○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

濁而我乃日日遭害則曷云能善乎

○滔滔吐刀反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叶羽反

興也滔滔大水貌江漢一水名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

也瘁病也有識有也○滔滔江漢猶為南國之紀今也盡

瘁以仕而王何其不我有哉

○匪徒九反鷩以專反鳥以旬反翰飛戾天叶鉄反匪鱣張連反

匪鱣干輸反潛逃于淵叶均反

賦也辭故不可謂之興又有四箇匪字故亦不可謂之比

而只得以鷩鷩也鷩也鷩亦鷩鳥也其飛上薄雲漢鱣鱣大魚

也○鷩鳥則能翰飛戾天鱣鱣則能潛逃于淵我非是四

者則亦無所逃矣飛深藏而不可得也

○山有蔽薇隈有杞棗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叶於反

興也杞枸計也也葉秋採空實冬採根皆可食棗赤

棟色也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矣好叢生山中中為車輞

○山則有蔽薇隈則有杞棗君子作歌則維以告哀而已

無他事也則其情切矣

四月八章章四句

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資殘下國構禍怨亂並

興焉

小旻之什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卷十一







